

程

昭代芳華卷之六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

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乃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命給守邊將士綿襖，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建陡甃石爲閘，以防水利。漢馬援嘗修築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諭以上愛民之意，日引耆老訊以得失。墾廢田，均徭科尤慎。庶獄時，朱亮祖舟師北征，河涸舟膠，亮祖趨五千夫浚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克勤方孝孺父。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

三月給僧道度牒。

帝如中都
尋還京

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

以冷謙爲太常協律郎。

謙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隱吳山郊廟樂章多。

所裁定。有友爲吏。貧不能自存。謙曰。吾指汝一所。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友恣取以出。而遺其吏。引庫吏得引。以聞。詞及謙。併逮之。謙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但以瓶致御前。上問之。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芳華 卷六
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
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
後從明玉珍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
韓真女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
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
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所以防之極

嚴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論之曰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寒譎之
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
人藁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夏四月穎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
悉具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

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遂克階州。進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

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傅友德克綿州。

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大亨走保漢州。

六月，傅友德克漢州。

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我師造舟進取，漢

免浙江
西田租

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

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

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遂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適戴壽還兵內援，乃畱鄒興守城。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旣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興大敗，殺溺死甚衆。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

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

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寇秦州。敗走。為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勵聲曰：為將

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軍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弃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送至京，賜第居京師。世真逃竄山谷，夜宿梓潼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為不許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謁軍門降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侯湯和至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

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按兵入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已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等聞詔

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開茶市

詔穎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

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陳德都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進，非穎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劔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爲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朕甚爲爾惜之。」

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卽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於

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紋綺，俾善待之。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

王保保

詔賜達文
忠勝交趾
方五十形
方百

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西將軍。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

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謹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五色雲見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凡平二百二十三洞，并婪鳳安田等州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諭羣臣各盡其職。○高麗國王王顥請遣子弟

入大學。○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五月詔勸興禮俗。

上憂天久不雨，命皇后妃而下省蔬食，是夜大雨。

中丞陳寧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鍤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腸之刑，而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詹同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

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慎也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藍玉至口温之地虜聞之夜

奔營遁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臚胸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規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

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清海，勒兵據險，虜疑有伏，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作鐵榜申誠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旣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凡奴僕一犯，卽用究治。

敢有藏匿者，同一斬罪。爾等各宜謹守，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於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旣平，有勸朕卽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

句容民獻
嘉瓜二同
蒂而生

上以克舜
執中之旨
諭禮部曹
魯

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
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
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
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
地至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

遣詹司等
訪求賢哲

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
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

上閱驛傳
重繫論有
司務加存
恤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
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

上以西安
河蘭諸處
遼寒戍卒
艱苦命以
白金及綿
布給之

申
詔遣獨轅

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
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婦朕本布
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
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
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
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
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
德二生書曰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

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
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
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
族亦可長保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
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
如守邊卿等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
城池嚴為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

定掖庭局
同女官

癸丑六年正月安南陳叔明表貢方物請封爵
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始定養馬法

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疋江南民十一戶養
馬一疋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
百疋爲一羣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
損斃者責償之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
勸懲之

五月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

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敘

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
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六月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以中書左丞胡惟
庸爲中書右丞相

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
選各省張唯王璉等十七名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詔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又選成均之秀，蔣學方、徵等皆拜給事中。

上諮桂彥良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上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而勿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上曰：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

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

祀之。

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忘昔日之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

詔禁四六文詞。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頒二表爲

天下式。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命諸司常事

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鑄太和鐘成。

其制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簷，建樓於圓兵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旣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禮官奏曰：昔黃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高麗王顥遣使貢馬，却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

定大明律。○十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乃法古哉。

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今隨爾徃征其心不可測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往諭雲南梁王曰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

規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甲寅七年，勅諭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

還京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端代視事，許之。○夏四月，都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奔城走。○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命置鐵冶所官。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叅政汪廣洋入爲左御史大夫。○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寶訓從之。○日本國遣使來朝貢方物。却之。○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秋七月朔增園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齊詔往諭雲南。

詔曰。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旣安。四夷順附。其欵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

統其弟。今元祚旣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將無及。○詔諭大理曰：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錦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君明天

理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君若不悟，他日加兵，禍不可測。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度，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十一月，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孫貴妃薨

詔禮官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朞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禮近人情，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

芳華 卷六
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詔天下有司體訪軍民戰死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廩至京存養○倭寇登萊吳禎總兵出海捕倭浚開封漕河○御註道德經成

徙江南民實中都

卷六末

昭代芳華卷之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遣使齋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

嘗知之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為將之道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

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

田○二月定外夷山川之次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

御製資世通訓成

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

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穢友諒于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胡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譴以沒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為

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祭樂

上次滁州遣官祭滁場王

章

奪誠意伯劉基祿

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淡洋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胡惟庸恨之使刑部尚書吳雲怵猾吏誣基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欲圖爲墓民弗與則建巡司之策以逐其家奏之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其祿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淞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淞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

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

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為我密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

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
集寫情集犁眉公集

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
諭安南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命曹
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
祖還京○七月朔日食

八月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
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九月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

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
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
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等奉使不達
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
辯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
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
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海王講武中都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請都關中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
東地勢高厚然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
淮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嵩邙諸山非有穀函終
南之固涇渭灞澹之雄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
可以建都 上善之子祺聞元祐黨人碑在融州
岩谷中出而碎之彭州有沿江諸堰歷代皆用鐵
石修築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

十二月蒙古太尉訥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
敗走之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
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
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乘
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算故
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楊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定親王宮室之飾

冊魏公達
長女為燕
王妃

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錄餘居室止飾丹碧安南陳煊遣使來朝貢方物

六月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

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剝削於民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七月朔日
食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上曰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今觀律

上以手詔

獎山東布

政吳印

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善長受厚恩佯為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

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為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賜璽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魏鑑瞿莊各一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有山西訓導葉居昇上三事曰：二事易見而爲患小，一事難知而爲患大。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

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易知，而臣謂患難見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死獄中。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

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

食其祿終身無二。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上覽奏而益重之命

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江西布政沈立本招故元吏部侍郎顏子中飲鴆死之。

子中西域人。官江西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收復建昌。出使廣東。而廣已歸附。子中變姓名。浪跡江湖。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

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嘗懷鴆自隨。曰：有強我仕者。當以死答之。適立本招徵。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不屈死之。

真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大罵。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謚忠襄。真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真功。

丁巳十年春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

言者耶。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夏四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蕃。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

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三月。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爲三等。以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朝。宴者出。然後退。使知所激勸。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獻方物。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上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

傅藻黃麟等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也。朕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

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是而觀之，則是右旋。

戊午十一年進湯和為信國公。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蘇松楊台海溢。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里達臘。

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

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

府州秋糧。○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誥曰：朕昔微時，游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

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為義惠侯，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以牲醴祭之。

食
古巳朔日

西蕃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帥師。

征之。○十二月，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豫王。後改封 樸為漢

王。後改封 植為衛王。後改封 蕭王。後改封 遠王。

己未十二年正月，命湯和率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

禁奏事開
自中書省

籙春秋本
米成

祭功臣于
鶴籠山以
吳禎等百
九十三人
附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
工部尚書○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
擒三副使瘦瘠子等班師○丁玉討平蜀寇

冬十月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
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
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
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

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
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作渠引龍首
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
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至是御史中丞涂節

乃已朔日
食
皇太子妃
常氏卒

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頗聞
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
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
南自縊卒

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

封藍玉永昌侯

禮部員外吳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

奇發其事皆伏誅

惟庸黨逆謀已定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
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
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
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
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
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
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
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
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

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
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

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
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
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
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
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
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
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天下

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

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
獲其全部以歸

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
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
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闈嚴密藏金而出非竊
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
相試耶衆服其識

二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襲
近之狎無酣歌夜宴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

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
故各自修飾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
叅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
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
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
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三月命戶部減蘇
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倭寇海上郡縣

瓜哇國王八達那把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餘遣還

祭酒宋訥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驛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為文淵閣大學士

定兩浙鹽額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四姦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

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

○上諭刑部尚書都御史等曰凡論劄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為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

○繫天下罪囚于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沐春錄其可矜疑者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那海者搆逆上命春馳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較得實白其誣誑者又全活百人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自什一之制湮竒巧之枝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畱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正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開領若尚宮不請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

而止。無故亦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襪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以卓敬爲給事中

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亢。尊卑無序。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養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郎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未

昭代芳摹卷之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故蒙古平章朶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始編賦役黃冊。○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以孝義聞。胡惟庸旣敗。四方有仇怨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有誣鄭氏

大赦
故翰林宋
濂卒于菱
州

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湜至。迎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惟庸為非耶。即宥之。擢為參議。三月。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六月。海鹽捍海塘成。河南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

皇后千秋
節諸命婦
朝賀于坤
寧宮賜宴

鑠狀。上壯而遣之。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

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參政。

河決原武
詔護舊堤
勿重用民
力

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

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卽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畱兵戍守，進兵曲靖。

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

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

周德典討
四川平之

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劔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旣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揮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

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克雲南

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由，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瓦爾密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密自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諸父老焚香迎拜。玉

命法司論
囚擬律會
議平允覆
奏毋重傷
人命

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封皇子權爲寧王

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

○征南將軍傅友

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遁去，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及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我軍旣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實卜

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
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遂城
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
烏蒙芒部諸蠻震讟，皆望風降附。

始置諸司勘合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儒臣制九奏，侑食樂章成。

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春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

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
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

師且至，聚衆扼龍尾關，即下關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

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

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

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味爽

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謹譟，酋衆驚亂，英身先

士卒策馬渡河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詔天下通祀孔子○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縣稅糧○烏撒諸蠻復叛

以儒士吳顥爲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遼東節婦

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

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弃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攆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於屋西桑樹上爲動容稱歎卽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家

真定故元知印韓太初妻劉氏事姑寧氏甚謹例
遷和州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
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姑又患瘋疾
劉氏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及卒劉氏欲合葬於
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上聞之遣中使賜衣鈔官
送歸葬旌表其門

五月 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
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

皇長孫雄
英卒

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
哉昔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
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
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
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
吳顥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
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
賜宴竟日而還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八月 皇后馬氏崩葬於鍾山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后性恭儉初未有子 上嘗育朱文正李文忠沐
英等數人愛如已生及 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
妃嬪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
令務學至以衣服器皿相尚必切責之 上決事
或震怒回宮必詢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
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活人性命乃子孫
之福國祚亦長 上從之 文正鎮江西荒淫無

度取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克太平
破也先取建康堅守江西友諒不能克皆其智勇
也况骨肉親姪乎 上宥之 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未嘗爲不法救
之甚切遂得不死流雲南 聞太學生挈妻孥者
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永爲制
后病劇 上強之服藥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
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必以愛妾之故而殺諸
醫矣終不服藥而崩 上終身不復立后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二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名姚廣孝，好讀書，工詩文，善術數，能預知人

休咎。文皇於時為燕王廣孝，自請曰：殿下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洪武末，侍燕王宴，時天寒甚，文皇偶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大喜，後為太子少師，輔導東宮。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于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鷄，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將軍沐英

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無礙矣

九月始鑄監察御史印

文曰繩愆糾謬

○雲南諸夷復叛右

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前太子正字

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覓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于臣者必皆進言矣

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

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

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

辭尋賜還鄉里

以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興與滁陽王同名其父郭山甫識上於微時命

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寧妃孝慈后崩

攝六宮事次子英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

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

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

有成就

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卷詩十七卷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卷詩十章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三卷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倭寇浙東

三月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詔戒刑部尚書開濟密法夏五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賈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

者夫人沒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定文官封贈廕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

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不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

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
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
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其十京官四品以上
試職實授頒給誥命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
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亦須
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
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
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敘之例五其一用廕以
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

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
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
子孫其二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廕者皆於
應敘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子於正五
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
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
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
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
職內敘用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

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北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為左都御史

大赦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叅軍府左叅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叅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

三月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夏四月論平雲南功

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爵及子孫陳桓加封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其一州縣之官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其二爲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鬪茸及蠹政病民者黜罰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僞奸弊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

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達刑部雜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

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方物上收

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者是也。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故驛道，上從之。○冊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

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以秀才宋矩曆。○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

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及卒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祭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

文忠器量沉閱人莫測其際臨陣路厲奮發遇勁敵膽氣益壯建立殊勳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胡翰講性理之學爲詩辭雄壯可觀上命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

矣

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十二月詔修祖陵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二月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爲元溫州教授兵亂隱於家上禮徵與語大悅禮待甚厚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每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群臣被譴者率爲救解上諒其誠未嘗爲忤官其子亦固辭始終一致至

是卒賜祭墓及賻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布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
垕仲至京事白

垕仲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權貴陞爲按察使興
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給有餘悉施貧乏詔垕仲還
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食地
無皮卒于官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
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師行事親
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
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
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
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
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武寧夜侍宴強之醉命內侍送至爲吳王時所居
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卽起

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適。女父堅求送女侍中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負約。

三月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爲第一。○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五色雲見。○朱善進觀心箴。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六月，詔禁諸司納賄。秋七月，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畱之。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勅曰：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畱知縣胡孟通、縣丞

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特賜酒二罇以勞之。其慎終若始。勿廢前功。○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畱。上亦遣使齎酒勞之。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進兵勦捕。命蜀王閱武於中都。

上第十子諱椿有賢德。博通經義。旁及釋典。上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建寶訓堂。遵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來復通儒術。工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承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蕖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域玉盃醜醜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
頌唐虞。上見詩大怒曰。汝用殊字。是我爲反朱
耶。無德頌唐虞。是謂朕無德。雖欲以唐虞頌我而
不能也。奸僧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博通今古。
過目輒成誦。善爲辭章。上幸天界寺。見其動止
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常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
三經名僧二人爲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季用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緡。又
病痢被楚。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旦夕死。汝
收骸骨。歸葬之。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
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
謫戍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曰。訴不訴皆死。萬
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無憾。遂陳詞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赦季用。復其官。緣此得免復官者十四
人。皆拜煦。父曰。非君有孝子。吾儕爲城下土矣。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以翰林院檢討茹

太素爲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湯和平古州詔楚王楨還國。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腴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遣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

十一月以進士秦達爲工部侍郎。○十二月以庶吉士楊靖爲戶部侍郎。○詔舉孝廉之士。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禡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莖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莖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雲南璿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諭戶部毋爲聚

欽以傷國體

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存心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上初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遣行人齋勅勞嘉興府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齋勅諭之仍勞

以醴

遣使齋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好古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爾禮部卽遣人齋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遣使齋勅勞蘇州知府王觀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筆

死以聞。上遣使齎勅諭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奈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寘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

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

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

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昭代芳華卷之八終

